

# 我在美国当

长篇小说



# 特种兵

一位中国兵王从美军特种任务中厮杀出来的浴血实录

10年间，跨越缅甸、中东、索马里、西伯利亚等地，执行特种任务57次，狙杀370余人……

蜀小山/著

2003年春节，在英国米尔登霍尔基地通过选拔，正式进入美军服役，参加美军特种部队……

2004年1月，空降伊拉克，攻打基地组织和本·拉登……

2006年4月，秘密潜入西伯利亚，与俄罗斯黑帮交火……

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我在美国当

# 特种兵

一位中国兵王从美军特种任务中厮杀出来的浴血实录

蜀小山/著

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美国当特种兵/蜀小山著.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12.6

ISBN 978-7-5430-6827-8

I. ①我… II. ①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8390号

---

著 者:蜀小山

责任编辑:雷方家

特约监制:辛海峰 白 丁

特约策划:小 佛

特约编辑:孙悦久

装帧设计:柏拉图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地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4 字 数:240千字

版 次: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2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闯荡中东，从狙击手到雇佣兵 / 001

刚走进小镇，我就看到两辆悍马和一辆装甲车向我迎面开来。我可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美国大兵，第一印象外形超酷，霸气的悍马、冷酷的墨镜，还有架在车顶的机枪，多少有点儿激发了我的热血。正看得入神，一声巨响，其中一辆悍马在我二十米远的地方被袭击了，我果断卧倒。

我躺在路边的凹坑，附近一个掩体都没有，紧张得头都不敢抬，我承认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恐怖的巨响，脑海一片空白，真的是非常害怕！只听耳边传来机枪声，火箭榴弹的爆炸声，然后就是美军的呼喊声：“move! move! move!”（快速移动）“keep your fire”（保持火力）……

## 第二章 秘密加入美军，前往伊拉克执行特种任务 / 030

我只好掏出手枪躲在墙角还击。手枪子弹有限，我苦苦等待史密斯的增援，心里把那个狙击手家人问候了无数遍。三个手枪弹夹用完了，史密斯还没赶过来，我要绝望了，准备好光荣弹（这个是我私人准备的，美军不流行这个），心里又想起那句台词：“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！”结果耳边想起了亲切的M4点射声。史密斯和“Scalpel”队友们抢了两辆皮卡，史密斯冲在前面，一把M4，十几秒时间，一枪一个，没有浪费一颗子弹。看得我目瞪口呆，“绿帽子”就是不一样啊！

### 第三章 被派往阿富汗，经历九死一生 / 062

我们悄悄地绕到河的上游，蹚水过河。这里的小树林地势相对较高，距离下面的目标地点大约一千二百米。这个距离让我对这把SVD没有太大的信心，最后还是移动到距离目标六百米的位置潜伏。张镇山带着其余五人，向小树林深处匍匐过去。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伪装和匍匐技巧，就像随风摆动的事物一般，尽管我知道他们的位置，但如果稍微不注意，就看不到他们在哪里了。

我透过观察镜看到，小树林的另一边有一排排的矮房。矮房前面的空地上，站着一大堆人，正围着一个人看。我调整好焦距，总算看明白了，原来是一个“基地”教员正在给“学员”讲解如何安装IED（简易爆炸装置，路边炸弹）。

### 第四章 重返美国，卷入一片血腥争斗 / 099

福特车上下来了四个人，都是手拿MP5冲锋枪，缓缓靠近破车。保罗推开车门，手抱头出来。没有对讲机，听不到他们说什么。两个家伙控制着保罗，另外两个人靠近破车检查。我抓住机会打出了第一颗子弹，打在保罗背后那人手上，MP5直接掉在地上，保罗突然发难，抓住正面的MP5向上推，那家伙急忙扣扳机，MP5的枪口冒出火花，子弹不停地射向天空，我的第二颗子弹又落在那人的手上，被保罗趁机一脚踢跪在地上，夺过枪。就在三秒钟内，我射出两颗子弹，精准命中目标。

## 第五章 为复仇而战，突击大西洋上的军火基地 / 141

目标就是最后一排营房里，某一个房间的地下室。少校安排了两个家伙做撤退掩护，自己带着五个人冲进营区，开始给每排营房安置一颗炸弹。我和大个子藏在草丛中，紧张地观察着他们的疯狂行动。就要接近最后一排平房的时候，我的耳机里传来轻微的一句话：“0303，汇报安全情况！”居然是中文发音。

我愣了一秒，立刻意识到这是我们登陆的第一个暗堡那里，守着通信装置的家伙，听不懂中文，将对讲机对着通信装置，传给我听的。我急忙给那个傻大兵解释意思，可惜已经晚了，通信设备里重复了几次，没有反应，岛上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声。少校急忙吩咐身边的几人撤退。

## 第六章 神秘的老板，一切的秘密 / 185

史密斯控制着美女手中的枪，对着胖子就是一梭子弹。打完之后，对着美女就是一枪托，将她打倒在地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史密斯还带着一位高手。果然，几分钟之后，一艘快艇开了过来，一个戴墨镜的酷男扛着一把M-200，当他摘下墨镜的时候，我一下认出了他，胡楂男。

胡楂男对我点头微笑，史密斯开始给我介绍，这位便是这次行动小组的成员之一，斯瓦格。然后又对斯瓦格说道：“那伙人买了很多成品稀土，在加勒比海某岛。你敢不敢去？”

## 第一章

# 闯荡中东，从狙击手到雇佣兵

## 当兵

1998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，都是难忘的一年。那年中国发生了特大洪灾，电视里每天滚动播放抗洪抢险的新闻。从那时起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在我心中占据了很大空间。

那年，我还不满十七岁，正读高二。红警、金庸和仙剑，让我无法自拔，每天逃课，整日沉迷于电脑游戏厅（那时候还没有网吧的概念）。班主任把我们几个特殊学生的课桌搬到走廊里，意思是不请家长来就别来了。于是那年年底，我瞒着父母，和几位“难友”到武装部报名参军。父母知道我的情况之后，父亲没多说什么，只是不停地抽烟，而母亲，我从来没见过她流过那么多的泪水。

在我的坚持下，父亲还是给我走动了一下关系，让我顺利入伍。在上车的前一刻，父亲教我打背包（他曾经是一名有八年军龄的老兵），母亲不停地往我包里塞零食。我有点儿后悔，但是我总是把后悔埋藏在心底，嘴上还是那么坚强。在泪水和激动的交替中，我们唱着《团结就是力量》出发了，经历了几天的行程，终于来到了部队。

那晚四周很黑，只见天上有几束光线，还有发动机的噪声。到处都是直升机，我们站在操场上分班。第一次站在军营，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。班长是个两年兵（那时候是三年兵役制），他带着我们迅速进入营房，整理入睡。

经过整夜失眠，第二天一早被班长吆喝醒，起床到操场出操，才发现我昨夜的心情跟今早比，真是一落千丈。营区四周全是陡峭的高山，光秃秃的，没有一棵树，山上有一条“之”字形的山路，一辆拖拉机正在山上爬坡，那种声音在山谷里长久地回荡。再看班长，四周戴着中士、上士肩章的老兵不少，唯独我的班长是个下士，全是包公型，板着脸，这里每个班长长得都很黑。

在教导队三个月的生活，我也就不多描述了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：一是拳头大的馒头，我每次能吃七到九个，每天早上吃饭都是一个班装一大洗脸盆馒头，但是还是不够吃。二是洗澡的时候，一个排只有十分钟时间，在大渡河边，几百人脱得精光，排着长队洗澡，那种场面何其壮观！三是为了让被子叠成豆腐块，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，五百新兵抱着被子，拿着小板凳，在操场上推被子，几乎每个新兵的被子在地上都要“擦”三个月，下连队之后才有机会洗被子。

这中间的酸甜苦辣，包括第一次倒功训练，全在水泥地板前扑；第一次射击，那种声音让人沸腾而又害怕；第一次越野，让我有了躺下就能忘掉一切的感觉；第一次战术训练，黄沙漫天，鼻子喉咙里都是沙子……这些种种，回忆起来就不能自拔。

新兵训练结束之后，我们进行了宣誓入伍，然后就分配连队。当念到我名字的时候，我差点儿休克！因为我所在的连队，居然是班长们经常提起的连队，让新兵听了就害怕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魔鬼二中队。我们是武警部队，二中队不是特种部队，也不是特警部队，只是普通的机动部队，但是能让所有新兵听了脚软，所有老兵听了起敬。这究竟是怎样的魔鬼中队？后来我成为老兵的时候听一位新排长（曾经在特警部队



集训过)感慨,特警队的训练也比不上这里。还有一位排长(曾经是解放军某部侦察大队的战士)也感慨过,侦察连也莫过如此。

在二中队待了一年之后,我才发现在这里与其他部队的区别。武器(枪)只有普通的八一式,营房也是普通的营房,训练都是共同科目,没有特种作战训练,也没有后来的反恐科目。只是在这里,不论是志愿兵、超期服役的老兵,还是普通战士,甚至排长、副连长。整个连队除了指导员可以不训练,几乎每个人每天都要训练,基本每天两个五公里跑步,体能训练是跑不掉的。排长训练不给力,连长一样手下不留情。什么“打骂体罚”不只是在战士身上,在干部身上同样适用。

在连长的“折磨”下,每个月支队会操的军事流动红旗都会在二中队生根,我们每个人的集体荣誉感都很强,我与二中队共存亡的思想在每个人的灵魂中生根。

我不想多说训练的辛苦,总之我的军营生涯,到现在最刻骨铭心的还是在二中队生活的记忆。每次暴雨雷鸣的夜晚,紧急集合,被褥在雨水中泡过,更加沉重;每次部队集结,其他人看我们二中队的战士那种目光总是很不同;每次训练,每一位干部都跟我们一起流血流汗,荣辱与共。一起上山砍柴;一起唱着《打靶归来》;一起扛着流动红旗。真的,到现在为止,我到过很多国家,接触过很多部队,真的再也找不到曾经那种欢快和自豪感了!也许我内心的那份孤独和归宿感已经在这里生了根!

在我的军营生活中,让我难过和无奈的事只发生过两次。第一次,是我第一次看老兵退伍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连队的老班长,贵州人,超期服役的老战士,军事素质顶呱呱,受过伤,立过功。参谋长点名想让这位优秀的战士留下,但是他没做到。当时我一直没想通,为什么他没能留下。

第二年,也就是千禧年年初,兵役法改革,义务兵只服役两年,第三年就可以转士官领工资了。我终于明白了,那年的老兵很多,必须有

部分人牺牲和奉献。所以第二年我有资格去报名考军校的时候，也没去报名。

因为我对自己的背景一点儿信心都没有。退伍的时候，事实证明了我的选择。与我同年度的某战友退伍的时候剃了个光头，曰：重新开始。曾经的骨干尖子，大学生也不过如此！我多少带着遗憾和激动，退伍回到了家乡，而我的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## 受骗偷渡

退伍回家没几天，我便跟几位同乡战友一起到了省城，找了第一份工作——保安。2001年的时候，包吃住八百元的月薪，对于我们这些以前每月只有几十块津贴的人来说，已经很满足了。第一个月工资我买了一个BB机，我用部队带回来的手枪弹夹袋改装成了一个套子，纯牛皮的，装BB机正合适，别在腰间，感觉很洋气。

四个月之后，公司来了一位副总，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，是老板的表妹，虽然我知道她的年纪，但是她皮肤保养得很好，看不出真实年纪，穿着也很有内涵，典型的职业女性。下午我被主管安排去陪副总买东西，副总是北京人，刚到这边，需要采购很多生活用品，我和另外一位司机就被免费征用当苦力了。

她很健谈，以一位姐姐的身份，跟我聊家常，买了N多东西之后，辛苦地爬上七楼，那时候省城的电梯公寓还很少，我表现出了过人的身体素质。晚上，副总又请我吃了顿晚饭，我大概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况：老公是个军官，在某军区任职，作为一名军嫂，一个人在商场打拼，确实很辛苦。从那之后，整个保安部，就只有我喊副总“姐”，而我的保安生涯，也即将结束。

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中午，公司来了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，穿着毫不

起眼的休闲夹克。我例行登记，他也很配合，访问对象是陆瑶，陆瑶就是我的副总姐姐。刚好十分钟前，陆姐吩咐我，任何人来找她都说她不在。

因为是周末，公司加班的人并不多，那高大的夹克男也不为难我，走到来宾等候区，静静地坐在那里。我发现，这个男人给人的感觉特别安静。

我胡思乱想了半天，不知不觉都到了下班时间，办公室的人陆续走得差不多了。我侧头一看，发现那位夹克男还坐在那里，像个幽灵一般，面无表情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，这家伙也太厉害了，坐了五个小时动也不动，我几乎忘了他的存在。我急忙走进办公区，来到陆姐的办公室门外，轻叩三声，然后推门而入，发现陆姐正埋头写着什么东西。我把那个家伙的情况跟她说了一下，她点点头，丝毫也不奇怪，让我先下班离开。

傍晚我吃过晚饭，和几位保安同事正悠闲地走在大街上，欣赏着来往的美女，突然BB机响了，我急忙跑到公用电话旁，插入我的IC卡，原来是陆姐找我，居然叫我去陪她喝酒。我也不多想，撒腿就向指定地点跑去。

到了迪吧门口，等了五分钟左右，只见陆姐开着公司给她配的帕萨特过来。那晚陆姐玩得很疯，喝了很多酒。最后还是我喊的出租车把她送回家，然后“杯具”地背她上七楼（不用多想，那时我刚好十九岁，陆姐大我十二岁，她把我当亲弟弟看，我们之间不会有某些人期盼的那种关系）。

第二天上午她没有上班，中午的时候，给我打了传呼，我借战友新买的T28（爱立信T28手机）回了电话，原来是叫我下楼吃饭，她就在对面街上的麦当劳等我。我准备跟她开个玩笑，却发现她表情很严肃。然后她打开话匣子，给我讲了我以前没听过的故事。原来她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，父亲是一位将军。昨天那位夹克男正是她的丈夫，也是他父亲

的兵。我当时听了这话，心里直骂天，怎么不早认识这位姐姐，不然我也许有机会留在部队高攀！

她根本不喜欢她的丈夫，认为他简直就是块儿木头。但是偏偏她的父亲很器重他，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，她根本不懂得反抗。我听得头晕，大概意思就是婚姻不幸福，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小孩，想逃避，于是来投奔表哥。

这次部队裁军，她老公所在的部队也在裁军之列。这次他总算复员了，但是他的性子还是那样，也不晓得哄她，也不晓得吵架，反正就是木头，烦死这种人了。我当时哪懂得女人的心思，只觉得她也有大小姐脾气。最后，陆姐跟我说她想出国，问我想不想出国，她可以帮我办签证。我当时就蒙了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

在当时，能出国是多么洋气而又神秘的事情。我非常激动，但是又想了很多，我出去什么都会，英语忘得跟没学一样。无缘无故受这么大的礼也不好。最后考虑了三天，在各种复杂的心情下，我还是拒绝了陆姐的好意。

过了几天，陆姐就要离开公司回北京。走的时候，我和司机一起送她到机场，陆姐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：“我一直把你当亲弟弟，因为你也有真正的军人气质。”然后望了一眼我腰间的BB机，微笑着离开了。

我挠挠后脑，一直也没想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低头看着BB机，除了那个套子是手枪套改造的，其他也没什么特别的，这个跟军人气质应该不沾边吧。

陆姐走后，我的日子开始不那么好过了，换了个人事部经理，最后大家忍受不了，集体辞职。然后几位战友在结束这次短暂的保安生涯后，各奔东西了。而我也因为生活的艰难，去投靠父母了。父母在另外一个小镇开了家小餐馆，我到了之后成了免费小二，每天负责洗碗跑堂，还有两元五一包的劣质烟。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跟父亲喝

点儿小酒，下下象棋。我怀疑我的人生是不是在这里终结了。虽然我不太喜欢如此平静的生活，但现实的困境让我不得不捺住性子，等待着……就这样一直到了第二年春天。

我就在这个无名的小镇上待了大半年，这大半年里我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下象棋磨性子，年轻人那种争强好胜和冲动，在这里磨得虽然不能说彻底，基本也差不多了，现在的我对一些事多少能克制自己了。当然还有一件事，我依然保持着，那就是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跑步，坚持锻炼。现在唯一能让我记得我当过兵的事实，除了看照片，就是每天对着穿衣镜，露出满意的肌肉臭美。有时候我自己都很奇怪，那年我正好十九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过去交一个女朋友。这种平淡的日子竟然维持到第二年春天。

有一天早上八点，正是早点生意好的时候，我的BB机突然响了。我的BB机是全省自动漫游的，只是最近几个月很少有人跟我联系了，我基本拿它当电子表使用。我一看号码，也没注意，以为是某战友在外地给我打的。等我忙完了，已经是十点多了，我洗完碗慢条斯理地到隔壁公用电话拨号，拨打过去居然是个不认识的人，是不是我打错了？我仔细一看，开头有两个0，再拨打，居然没反应。咨询老板，原来这个是国际长途号码，他的电话机不支持，需要到邮电局拨打。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了，会不会是陆姐啊？我急忙摘下围腰，向母亲要了十块钱，就向邮电局跑去。

我拨通电话，果然听到了陆姐的声音。陆姐很关心我的近况，我撒了个谎，说自己在学厨师。陆姐又问我待遇如何，技术学得怎么样。我随口编了几句，就询问她的近况。

原来三个月前她拿到了美国的L1签证，在北卡罗来纳州工作，不过我当时对签证和什么州的没什么概念，她在那边除了有一个大学同学，基本没什么亲人。她的老公已经复员转业了，可是分配的工作不要，偏偏自己要学做什么生意，经常去外地出差，十天半月不回家。她对那个

家庭已经彻底失望了。

她再次问我想不想过去工作，我心里当然是千万个愿意，不过我还是说了很多个“可是”，再次谢绝了陆姐的好意。挂电话前一句晚安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们的时间不一样。挂电话结账的时候，我傻了眼。一百多元的电话费……最后被母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

过了几天，我鼓起勇气再次对父亲说，我想出去打工。父亲表示支持，但是没多余的钱给我做盘缠。我咬咬牙，表示只要两百块钱就够了。最后我如愿以偿，提着行李，搭乘一个熟人的货车到了县城，再转车到了市里的火车站，踏上了去省城的道路。我到了省城给战友打了个电话，身上还有一百四十块钱。那年我刚好二十岁。

战友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在郊区租了个单间，我只得暂时跟他借宿了。第二天去找工作，没合适的，第三天去看，也没合适的，连续一周都在等通知。幸好我的心态还稳得住，这天战友上班去了，我饿着肚子走到劳务市场，准备去工地找事做，意外地发现一个电线杆上贴的广告，招聘海员，待遇：年薪五万。我的天，我当时不知道是饿得慌还是怎么了，也没看后面写的什么，就按照地址找了过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这冲动的行为直接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
我终于在郊区一个破旧的小楼房里找到了那个办公点。办公室只有两个人，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姑娘负责接待登记，一个眼镜胖子坐在最里面，对着电脑，狂点鼠标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屋里挂满了各种锦旗和证书。

我老实地填写了表格，最后有一项我傻眼了，需要两万元的代理费。虽然我对这个代理机构深信不疑，但是这个天文数字，我真筹不出来，正准备离开，那个胖眼镜瞟了一眼过来，慢条斯理地对我提点了一句：“这么壮的身体，可以申请去海外做海员，包吃住，代理费可以从工资里扣，不过每份合同期限不得低于三年，也就意味着三年不能回家。”

我回去跟战友商量了一下，又给父亲打了个电话。最后决定第二天去签合同。第二天，我把各种证件包括身份证的复印件交给了那个小姑娘。然后继续等通知。

三天后的下午，他们通知我收拾好东西，去公司等待，晚上有车来接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到了公司，那个小姑娘不在，只有那个胖眼镜和另外几名小伙子坐在办公室里。原来他们是要跟我一起出发的。大概十二点过后，车子终于来了，一辆金杯车，我们五个人就这样上了车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个国家，为什么不坐飞机，就是坐轮船，也得搭火车去海边啊，怎么会坐汽车？但是我的忐忑和激动盖过了我的疑问。经历了三天三夜的颠簸，我们终于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。

车上加我有五个年轻小伙子，还有一个司机和一个副驾驶，总共七个人。这三天来，我们很少交流，不知道是我不喜欢说话，还是他们不喜欢说话，除了吃饭解手，基本上都在睡觉。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严格来说，不能算个城市，顶多算个小镇。没有高楼大厦，也可能是天刚刚亮的缘故，街道一点儿也不繁华，行人也不多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们来到了云南的一个边境小镇。

我们在路边小摊吃了点儿东西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向那位副驾驶问了一句：“我们不是出海当海员吗？怎么到了云南这边？”

还没等那位副驾驶开口，跟我一起的另外四个人就好奇地盯着我，其中一个高个子对我说道：“什么海员？你不是跟我们一起到缅甸做事吗？”

副驾驶是个瘦子，又黑又瘦，他淡淡地问了一句：“刘胖子没跟你说清楚吗？”我点点头。

副驾驶又从上到下地看了我一遍，说道：“长得倒挺结实，你曾经有武警部队的服役经历是真实的吗？”我继续点头。

副驾驶随后跟我简单地说了下情况。他们跟刘胖子（就是那个胖眼镜）有“业务”来往，以前经常帮他送人偷渡，从缅甸果敢地区到越

南，再从越南出海，到南亚各国，甚至到欧洲、美国等。最近果敢情况复杂，一个当地的彭姓将军要根除罂粟种植，他所效忠的家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，招兵买马。因为武警在果敢是很有威慑力的，所以委托刘胖子从内地找五个退伍武警帮助他们搞军事训练，加强武装力量。

我不知道另外四个人是怎么想的，反正他们是知道真相自愿来的，都是玩命的家伙。我却是糊里糊涂地卷进了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。这家伙肆无忌惮地跟我讲这些，不知道是根本无所谓，还是根本不怕我拒绝。正在我心情复杂还掺杂了一点儿害怕的时候，跟我同来的四个人开始劝导我。

“兄弟，都是来挣钱的，怕什么。干几年回家修房子、娶媳妇啥都不愁了。”

“我们过去当教官而已，又不直接参加战斗。”

“都是退伍老兵，害怕个鸟啊，都到这地步了，还不如去开开眼界，真的很危险再离开就是了。”

最后我稀里糊涂地答应跟他们走了。过边境的时候，我看着站在那里的边防哨兵，手握钢枪，站在“中国”两个大字的界碑前，那种神气和骄傲，让我感想颇多，我有点儿怀念老部队了。

## 老外

到了果敢的目的地，是紧邻县城的一个寨子。这里的人很黑很瘦，穿着打扮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穷很穷。我真怀疑副驾驶给我们承诺的工资是否能兑现。这里的人说的都是中国西南方言。这个寨子的首领，大家都称呼他罗将军，我都闷了，一百多人一百多条枪也能自封将军。

当然寨子附近也种满了罂粟花，我不是第一次见这种花，在部队的时候也见过，不过是当作观赏的花朵在养，可惜好看不好闻，花的味道



很臭，掐断茎秆，就能流出白色的浆液，提炼出来就是鸦片。从小学上历史课开始，我就对鸦片没什么好感。看到这么多罪恶的花朵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唉，反正不是在中国，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

除了我们五个人，这里已经来了十个中国过来的退伍老兵，正带着一帮小孩练单兵战术。副驾驶原来是这里的一个队长，是将军的表亲，我们叫他罗队长。他一边介绍，一边把我们带到一个小屋里。

屋里除了将军，还有两个卫兵端着枪对着我们站在那里，另外还有一个老外。我要说不害怕就是扯淡，但是表面上还是要装着很淡定。罗队长汇报完毕，将军仔细地打量着我们五个呆瓜，点头表示满意，然后那老外走到我们面前，开始讲话。老外的个子不高，讲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西南方言（就是四川话），我当时差点儿没晕倒。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，反正就是简单的问候，今后他就是我们的直接指挥官。

一年多没进行过军事训练了，不过刚开始几天的训练对我们来说还算轻松，那老外不知道如何如此熟悉我们部队的战术训练要领，反正跟我们沟通最多的就是单兵战术技巧。中途有几次给那帮罗家军做过示范动作，但是跟当初所说的做教官，那是完全不沾边的。

用的枪不是我曾期盼过的M16，而是AK47。我拿到手上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跟以前部队淘汰的56式冲锋枪没多大区别，我拿在手上摆弄了几下就掌握了具体构造。两个礼拜之后，我们五个和先前来的十个人，以及后面又到的几个人，总共二十一个中国来的退伍老兵，被集合到另外一个训练场地。首先是罗队长给我们发工资，全是崭新的人民币，当时士气一下高了不少。我拿到手后，钱很多，按当时的标准买个V8088（摩托罗拉手机经典老款）是不成问题的。

我有点儿激动，总算没白来，看来辛苦和赌博是有回报的。然后就是将军出场，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目前的紧张形势，我们可能会面临战争，过几天就会有任务。愿意继续效忠他的可以留下，不愿意效忠的可以马上离开。他的演讲感染了多少人我不知道，但我确定，要是我